

岁月凝香

春阴垂野草青青

心灵感悟

乡村见闻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春风一吹,乡野立刻活泛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一场浅浅的春雨,大地就彻底被这无边无际的绿色攻陷了。
荠荠菜、车前草、灯笼草、灰灰菜……一个个都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醒来了,欢笑着,眨着眼,尽情吮吸春天的阳光雨露。沟畔地头,目之所及,这里、那里,近处、远处,一片生机勃勃、一片深深浅浅的绿,深绿、浅绿、棕绿、军绿、浓绿、淡绿……再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尽这样丰富的绿色。

田垄里,小麦正在拔节疯长,停下脚步,你甚至能听到它们生长的声音。三月,乍暖还寒,露珠挂在麦苗绿色的叶尖上,晶莹剔透而又盎然欲滴,这不真实的美,就好像一个易碎的梦。
沟边草从里,蓝莹莹的灯笼草开了。那小小的四瓣花在一派无涯的绿色里宛如一只只小小的眼睛,又好像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蒲公英也开了花,毛茸茸的花冠就好像一个狡狴的小调皮鬼不谙世事地高举着的鹅黄色小伞。这些小精灵啊,让人总忍不住想触碰一下它们的小脑袋。

野豌豆羞答答地扭着细弱的身子,纤手一摆,一把把紫色的小扇子便妖娆地迎风招展。她是一个妩媚的女子,在

茅草粗粝的身畔愈加显得弱不禁风。茅草这个硬气不解风情的汉子,丝毫不肯让豌豆姑娘附在自己身上,只把绿色的宝剑一样的叶子傲然地伸向无垠的天空。
刺角芽也是一个少年英豪,从出娘胎便全副武装,神气得很。你要是敢触碰一下,它锯齿一样的叶子就会划破你的手。你瞧,它们头顶那一簇紫色,像不像盔甲上面的帽缨?倘若你感到好奇,拽下一撮来放到牙齿间咀嚼,一会儿嘴里便会“血流成河”。这真是个坏脾气的家伙,连开花也搞得如此悲壮。

野蒜散发着独特的芬芳,在一堆绿色植物中毫不起眼,那略带辛辣的气味却总是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紫花地丁最疯狂,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会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方面,抓地龙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别看它表面瘦骨嶙峋、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可千万别被它的伪装迷惑,春风一来,它便吹响了扩张的号角。它的根茎只要一接触到土壤,便能迅速生根,然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地循环下去。

王不留行也悄悄钻出地面了,你看它小小的叶子,红红的编编的茎秆,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偏偏是个了不得的好宝贝:猪啊、羊啊如果产了小崽不下

奶,吃了它准有用,所以它总是畏畏缩缩地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悄悄地生长。等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夏天已经来了。

最让人惊叹的是葛巴草,土路两旁、河坡里,一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全是,抱着团儿、打着滚儿,你挽着我、我依着你,就那么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简直是给大地铺了一张松软的绿毯,又像是在天地之间扯了一张硕大无比的绿色画布。

倘若是个晴天,一定要放下手中琐事出来走一走,徜徉在这天地之间,呼吸一下这自由清新的空气——看一看眼,眼睛就成了绿色的;吸一口气,心和肺也要是绿色的了。你要是肯在这绿色中多待一会儿,保准会像喝醉了酒一样,脚步都要踉跄起来了——不只是美酒,青草味儿也会使人醺醺然的。

不过春天的天总像是孩儿面,善变得很。多云或者是阴天出行也不打紧,阴云笼罩着草色青青的原野,偶尔有一

野野花冒出头来,在眼前豁然一亮,整颗心便都跟着开朗起来。坐下来,手执素笺,给远方的人写一封信吧!说说这垄上的云、脚下的绿、花上的蜂飞蝶舞……画几笔画也好,倘使什么也不想说,那就索性折一片叶夹在信封中吧!春风十里,春草初盛,你想说的,他都懂。

倘若是个雨天,最好是毛毛细雨,置身其中则更有一番韵味。“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走在草地上,最好是“青箬笠,绿蓑衣”,一路走一路大口呼吸,沐浴着这春雨,光脚踩在柔软的草地上,任那朦胧的细雨打在身上、脸上,更打在心头。

倘若还有雅兴,那就集一壶叶尖的雨水来烹茶吧,邀三五知己,无须多言,轻轻地抿一小口,彼此一个了然惬意的眼神,一声发自心灵深处的喟叹:喝到嘴里的又哪里是春水,那分明是一个季节的希望啊!



鸟语花香

苗青摄

别样情怀

想买一枝杏花

■雨 茜
远远的,就看到东关菜市场边的几株杏花花开得雪白耀眼。我本欲前往别处,但那如雪的杏花招引着我,让我不忍辜负那满枝春色,便立即改变行程,直奔杏花而去。

在杏树下驻足,仰望着杏花出神,霎时,整个心也像杏花那样柔软空灵了。菜市场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人们热闹自己的,杏花热闹自己的。旁边卖菜的老婆婆指着面前水灵灵的青菜笑着问:“闺女,你想买点啥?”我回头一笑:“我就是过来看看。”

我想买点啥?这杏花开得好,要是我的话,我想买一枝。杏树这般司空见惯的寻常树木,路边墙角随处可见。譬如这菜市场里就有两三株老杏,虬枝嶙峋,满树雪白,开得灼人眼目。

杏花在唐代是有人卖的。司空图在《酒泉子》中写道:“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宋时也未杏花,陆游曾有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杏花,多为单层五瓣,状如梅花与桃花,但梅花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怒放,桃花在三月煦暖的春风中妖娆,杏花则在轻寒二月悄然登场,一场春雨后,更是花满枝头。

杏花一路开放,色彩一路由红转白,由艳转淡。未开之前,一朵红艳,烈烈的红,惹人注目,也撩人心扉。但大家都去看时,杏花倒粉面含羞了,半开未开,让人心痒难耐,急欲一睹真容。杏花也体谅看客,一场春雨后,但不红也不粉,竟然一片素白。

不知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是否因杏花繁多而得名?若果真如此,二月春风里,放眼四望,花开如云,满村如在白云深处,看一眼就会让人醺然欲醉吧?醉在一片馨香里,醉在如雪杏花下。

苏轼爱惜海棠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爱杏花的人在“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月明如霜,花开如雪,如此花朝月夕,让人怎忍睡去?于是,一支横笛就在杏花疏影里清越悠扬地奏响。

我不会吹笛,不能以清亮的笛音陪清绝的杏花,但我与杏花疏影里弄笛人的心情一样,都怀着淡淡的喜悦与轻愁,都想在二月轻寒里陪春色一程,也陪心事一程。杏花含笑开,我亦含笑看,可是觉得只看一眼还不够,还徘徊不愿离去。那就买一枝吧!带回家插入净瓶,从容地陪这一枝花慢慢绽放。

诗风词韵

春天 (外一首)

■清 影

看见鸟雀时,它已随爸妈从图中飞出
蹲在窗外那株翠柳上歌唱
我站厨房一角
提起嗓子喊的腔调,恍若母亲
而后开始一遍遍数鸟雀
数不清多少
眼底的泉流落枝尖,打湿春天
泥土里有粒疼痛的种子拼命发芽

春雨 (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春雨贵如油
是谁不小心,打翻了油瓶
染得桃花、梨花、杏花、菜花……
芬芳四溢

杏花开了

院子里的杏花开了
我深深地呼吸,却嗅不到一丝丝香气

生长

春天长在芽尖上。泥土是甩不掉的胎记
破土的生命
抬头向上,丰盈。触摸天的蓝,云的白
伸手与风拥抱
低头。一双脚从未脱离泥土
有股暗流,一直保持向下的姿态

而枝头密密麻麻。辛勤的蜜蜂
不知是如何闻得这细微的芬芳
从四面八方赶来
共酿这甜蜜的事业
我是不是要变小、变小、再变小
直到化作一只小小的蜜蜂
跻身于这庞大的队伍
才能轻而易举
闻到这满树浓香
才能融入,这宏大的春天

给我一个春日 (外一首)

■若 木

给我一朵花,让我当作酒盏
给我一株柳,让我牵绊往事
给我一泓静水,让我安放乡愁
把日影投入掌心,让杜鹃慵卧巢内
昆虫已学会了振翅,草木都长到刚刚好
风儿,请停下你匆忙的脚步
请给我一个开满花的村庄
给我一间炊烟袅袅的草房
请给我一个春日
让我和你去的亲人
再次相聚

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春天

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春天
要若无其事地飘几场雨
甚至夹杂着雪。迎春早早开了
随后是红梅、杏花、梨花
桃花走得慢一些,油菜花会一直陪着
如果哪一年,花开得太少,就把自己
装扮成一树花,站在阳光下或风雨中微笑
最美好的风景,在自己的内心
春天来得快或慢,又有什么关系

生活余香

杏事琐记

■只 树
在乡下,家家户户院中都栽有杏树。和木棉、蔷薇等一些庭院之花比起来,杏花并不好看,短梗紧贴树干,色彩不艳,粉淡的白,可这挡不住乡人爱杏树。对他们来说,心底里是把杏树当作“幸”树的,也习惯将它开花的农历二月叫作“杏月”。

今年春天来得早,正月还未过半,杏花已开始绽放,村子里红砖墨瓦的房舍和青砖石子的街道像是淹没在粉白的云彩里。弓腰春耕的男人,满脸皱纹,在杏树下翻土撒种,他把猪圈鸡舍的粪挑出来,撒在地里,翻犁耙;妇人撒菜籽、种秧苗,偶尔扭头含笑望一望在地头嬉戏打闹的孩童,杏花落满了头也恍然不知。
幼时读唐诗,每每读到“牧童遥指

杏花村”,总觉得杏花村是在诗里,或者在极遥远的地方。这些年才发现,日日上班所过的村子,春天皆在杏花掩映中,只是少了酒旗。下雨时,会想到“沾衣欲湿杏花雨”,想到“深巷明朝卖杏花”。

杏花花期短,从开放到凋谢大约是一周的时间。它凋谢时,一片片纷纷飘落,像是回应风的召唤,化作有翅膀的天使,轻轻地飞了出去,于是,树下留下一层蓬松的白羽。再过些日子,繁密的叶子下,便有毛茸茸的青杏在悄悄生长,如星如眼。到了农历五月,青杏变得红润饱满,跟枣而熟,金黄色、一疙瘩一疙瘩挂在树梢……

时光不是磨盘,用不着你去推它,它自己会一天一天地往前走。日子不可辜负,时时葆有看花的珍惜、欢喜,继而才会有面甜香软的“杏事”。

流金岁月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还是个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少年,闲来无事,我来到田野踏青。

春光大好。我骑着自行车,顺着河边小路欣赏沿途春光。青得逼人的麦田一望无际,和煦的风吹在脸上暖暖

的,河两岸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灿烂绽放,如簇簇黄云般飘荡,看起来让人心旷神怡。野花、野草星星般在大地上眨着眼睛,时不时从树林中传来一阵鸟鸣,虽不是很美妙,却带着自然韵味。

田地里,零星可见农人忙着春耕,风儿轻轻吹来,混合着泥土味道,裹着草木芬芳。乡间小路上,春意中写满勤劳,无声述说着春日耕作情景,安宁中洋溢着收获希望。难得一日春光,我追随河流的足迹探寻春之踪影,眼睛面对着无限春光,有些目不暇接,呼吸中有狗尾草香、紫云英、车前草的淡淡清香;路边的青蒿、马兰头、荠菜让人一看见就想起美味可口的

野菜春卷。

“郊外人烟稀,挑春光一担归。”阳光下,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背着一棵柳树,在被浅草覆盖的乡村土路边打盹。路过时,我的自行车响惊扰了他,老大爷站起身,弓着腰,拄着一截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拐杖,慢悠悠沿着小路走了。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身影,我忽地想起了我已去世的姥爷和爷爷。他们也曾这样的土路上来来回回,留下数不清的足迹,一年四季在土里刨食,维持着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日子虽艰辛,但他们用稳健的步子丈量人生,用尽气力生存着,一天都未曾懈怠。想到这些,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那些

在时光里远行的亲人一个个离去,终究是再不会回来,即使现在故乡的春天已经到来。

再往下游走,路就越来越窄,窄得勉强能行自行车。于河流拐弯处,我看到一树桃花在地头开得正艳,禁不住停下来细细观赏。桃花盛开,一副地老天荒的模样,它们兀自开着,即使是在荒无人烟的野地,少有人来欣赏,但它们仍开得这样绚烂。是的,它们不是为了别人的欣赏而开放的,而是为自己绽放,在这远离喧嚣的乡间陌上,在天地间,在春风中,开出一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春天来。

那一树在野地里兀自盛放的桃花,永远开放在我记忆中的春天……

红尘百味

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韩 芳

厨房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往往是女性打理得比较多。年轻的她,在洗漱之后的空屋里炒蔬菜,必定有荤有素,还不耽误喊孩子起床。半个小时,足够做饭、吃饭、拿包、穿鞋走人了。每天到校,我会和同事打招呼:“来得挺早,吃饭了吧!”同事的豆浆包子尚提在手中,我们俩却已经是腹中已有食、容光焕发了。简单的日常,却充满欢喜与幸福。

随着年龄渐长,与老人分开居住后,我倒愿意走进厨房了,择洗蔬菜,清洗厨具,熬上小米山药粥,烹炒蔬菜,半个小时左右摆上饭桌,一家人围在一起慢慢品尝,红尘百味尽在其中。

厨房渐渐成为我大显身手的地盘。早上蒸上紫薯、玉米,煮几个鹌鹑蛋,将泡好的五谷杂粮打成糊,在洗漱之后的空屋里炒蔬菜,必定有荤有素,还不耽误喊孩子起床。半个小时,足够做饭、吃饭、拿包、穿鞋走人了。每天到校,我会和同事打招呼:“来得挺早,吃饭了吧!”同事的豆浆包子尚提在手中,我们俩却已经是腹中已有食、容光焕发了。简单的日常,却充满欢喜与幸福。

黎戈在《时间的果》一书中提到,因为身体原因,她的饮食要清淡、偏素。我的感觉和她一样,当饮食清淡到饭要糙米精米混合、菜基本上只放一点盐之后,你发现自己的味觉反倒更灵

敏了。世味薄方好,人情淡最长。简单的饮食里,也有对人生的体会。说到厨房,不能不提土耳其作家爱诗乐·沛克的书《忧伤的时候,到厨房去》。在这本书中,三个人物因对厨房的热爱而联系在一起,并以制作法式甜点舒芙蕾为线,带出了三段不同的人生。三个人物的故事围绕着厨房展开,厨房是他们暂时摆脱痛苦和烦恼之地,也是对生活仍热爱和希望岛屿。在厨房,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让他人和自己在美食之中生出对生活的依恋。有什么困难,一块舒芙蕾就能解决,如果不能,那就两块!

读书是为了让自己有不同的视角看人世的风景,看多了痛,对生活中点滴的暖,对细节和慢镜头雕刻的温柔,我会更加耐心地去读。多美好的时刻啊!母亲和女儿面对面在餐桌前坐下,无须做任何掩饰,共享这一刻。

厨房不就是如此吗?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一个女人势必会由撒娇的女儿成长为母亲,她会接过母亲手中的菜刀和锅铲,去把自己的一腔柔情倾注在厨房之中,为女儿烘烤饼干,为丈夫凉拌下酒菜,为自己煮一锅香甜糯软的粥,人间百味尽在其中。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吗?

